



世纪文库

古典文学思想源流

刘大杰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古典文学思想源流

刘大杰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文学思想源流 / 刘大杰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 12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

ISBN 978-7-80678-951-3

I. 古… II. 刘…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1451 号

责任编辑	张玉贞
特约编辑	林雨平
技术编辑	丁 多
封面设计	王晓阳

古典文学思想源流

刘大杰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c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350,000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78-951-3/I·204

定 价 44.00 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目录

魏晋思想论 / 1

前言 / 3

第一章 魏晋思想的环境 / 5

- 一 曹氏父子的风尚 / 5
- 二 儒学的堕落 / 10
- 三 政治与民生 / 14

第二章 魏晋学术思想界的新倾向 / 19

- 一 浪漫主义与老庄复活 / 19
- 二 经学玄学化 / 21
- 三 佛学的发展 / 28
- 四 怀疑精神与辩论风气 / 35

第三章 魏晋时代的宇宙学说 / 39

- 一 老子的宇宙论 / 39
- 二 宇宙本体与万物生成 / 43
- 三 天道与天 / 52

第四章 魏晋时代的政治思想 / 57

- 一 法家思想 / 57
- 二 儒家思想 / 63
- 三 道家思想 / 78
- 四 无政府思想 / 89

第五章 魏晋时代的人生观 / 95

- 一 人性觉醒及其原因 / 95
- 二 人生有什么意义 / 100
- 三 机械的天命论 / 102

- 四 厌世不厌生 / 105
- 五 逍遥论 / 106
- 六 养生论 / 109
- 七 纵欲论 / 113
- 八 排圣贤反礼法 / 117
- 九 结论 / 120

第六章 魏晋时代的文艺思潮 / 121

- 一 文学理论的建设 / 121
- 二 时代生活的反映 / 129
- 三 个人主义的浪漫文学 / 133
- 四 小说书画的新倾向 / 139

第七章 魏晋时代的清谈 / 144

- 一 清谈的发展 / 144
- 二 清谈的派别 / 151
- 三 名理派 / 154
- 四 玄论派 / 172

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 / 189

红楼梦引论 / 191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艺术形象 / 212

薛宝钗的思想本质 / 223

探春的道路 / 232

晴雯的性格 / 240

尤三姐的悲剧 / 251

后记 / 256

古典文学论文 / 257

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实主义问题 / 259

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现实主义的形成问题 / 268

文学的主流及其他 / 278

中国文学史中的思想斗争问题 / 290

关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批评 / 304

古代的神话 / 318

关于《胡笳十八拍》 / 322

再谈《胡笳十八拍》 / 335

关于曹操的人道主义 / 353

论陈子昂的文学精神——纪念陈子昂诞生一千三百周年 / 356

杜甫的道路 / 369

柳宗元及其散文 / 377

李煜词话 / 386

黄庭坚的诗论 / 388

《儒林外史》与讽刺文学 / 400

魏 晋 思 想 论

前 言

在中国的政治史上，魏晋时代无疑是黑暗的；但在思想史上，却有它特殊的意义和价值。魏晋人无不充满着热烈的个人的浪漫主义的精神。他们在那种荡动不安的社会政治环境里，从过去那种伦理道德和传统思想里解放出来，无论对于宇宙、政治、人生或是艺术，都持有大胆的独立的见解。中国文人生命的危险和心灵的苦闷，无有过于魏晋，然而他们却都能在多方面找着慰安，或是酒色，或是药石，或是音乐，或是山水，或是宗教，这些都是他们灵魂的寄托所。因此，在过去的两汉称为思想界的正统的儒家，不得被迫迫着而趋于衰落，老庄学说的流行，佛经的翻译，道教的发展，清谈的兴盛，都在这时代呈着活跃的状态，使当日的思想界，一改昔日因袭传统的旧观，而显现着万花缭乱的景象。我们尽管非难当日人生观的颓废放纵与过于玄虚，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它们在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唐代的佛学，宋明的理学，都在这时候播下了种子。至于文学思想的发展，魏晋时代是带着革命的意义，必得经过这个时代，才可走到南朝的唯美主义的路上去。因为当日浪漫主义批评家的努力，从儒家的手下，把文学争夺过来，予以独立发展的生命的事，我们是必得注意的。

因此，我对这时代发生了研究的兴趣，平日看书的时候，将这方面

的材料收集起来，渐渐地积着不少了。经过数月的写作，便成就了这本小书。在我开始写它的时候，原是打算对于当代各种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社会根源，以及那种思想对于社会人心所发生的影响，加以比较精密详细的叙述和分析，但是现在看起来，这种企图，似乎是失败了。自己的力量只能做到如此地步，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希望读者能加以指正，使我能有修补的机会。

现存的《列子》这一部书是魏晋时代的伪作，这是现代人已经公认的一件事，在这里无须多讲了。因此我在这本书里，叙述魏晋人的人生观的时候，是把它作为重要的材料的。像《杨朱篇》里那种纵欲的快乐主义，正是魏晋时代的产物，比起战国时代那个为我主义者的杨朱来，完完全全是两个典型了。

最后，我得感谢友人舒新城兄，使我这本小书，有出版问世的机会。

一九二八年七月 上海

第一章

魏晋思想的环境

一 曹氏父子的风尚

曹操虽是读书人，但对于儒家的伦理名教，并不重视。《本纪》上说他“少机警，有权谋，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这就可以看出他的性格。他一旦得势，便采取了严格的法治政策，严刑罚，禁诽谤，士大夫的生命与言论，都失去了自由。他对于当代那些讲礼法名节的儒教徒，有点瞧不上眼。他所尊重的人才，是那些有权谋有胆略的英雄好汉。只要你有本领有计划，不问你的德行和学问。他认为德行学问，在政治的运用上，并无用处。正如叔孙通所说：儒家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曹操的时世，正是进取的时代，所以他不能重视那些可与守成的儒家。他在《求贤令》内说：

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魏武帝集》）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事有偏短，岂可废乎？有司明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魏武帝集》）

他的理想政治，是齐桓公的霸业；求才的标准，是要姜太公、陈平、苏秦那般权谋法术之士。要这般人，才能在政治上得着进取的效果。只要他们真能有进取的才能，没有品行，没有廉耻，都是无关重要的。他在《求逸才令》内面，把这种意思，说得更透彻。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耻，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魏武帝集》）

他在古代历史上，发现那些成王称帝的霸主，都是用的一些罪人贱士，成就了大业。他需要的人才，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不必问污辱之名见笑之耻，也不必问不仁不孝、寡廉鲜耻。你有一分本领，就给你一分事作。于是强盗流氓、乱臣贼子，一齐收下，因为那些人都各有各的用处。堂堂的政府命令，一而再再而三地颁布出来，对于当代人心的影响，自然是非常大的。在这种状态下，还有谁来讲名节礼教，还有谁来讲学问德行呢？于是儒家培植了几百年的伦理观念与道德哲学，被他这几个命令，摧毁得精光了。东汉末年读书人的一点气节，也被他摧毁得精光了。到这时候，自然是法术纵横家应时而起了。有权谋智力的人，有巧妙辞令的人，都可以做大官，发大财。几

位有名望的儒者，那时候正在东流西荡地逃命。

他这种轻视儒家的态度，比起刘邦用小便溺儒冠的事来，还要利害得多。他正式毁灭了儒家的仁孝学说，而仁孝学说，又是儒家思想的根底。在这种情形之下，儒家也是得设法保全自己的性命的。于是他们也只好接受道家的卑弱自守、保性全真的养生术了。如果你稍稍激烈，他倒要用破坏名教礼法的罪名加到你的头上，使你同孔融一路归天，连儿女也同归于尽。无耻一点，学学蔡中郎也好，官是可以做到手的，不过蔡中郎也死在王允的手里，其结果并不佳。尊崇节义、敦厉名实的顾炎武，看了这种情形，很感慨地说：

孟德既有冀州，崇奖骄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日知录·两汉风俗》）

所谓“毁方败常”，说得似乎稍稍过火一点，但是魏晋时代士风的转变，曹操确是要负相当的责任。

曹操去世，曹丕登台，那套禅让的把戏，闹得非常热闹，那情形，真有点像唐虞盛世。虽说是推来推去，结果还是应天顺人，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他虽是忙着立太学祀孔子，并不是纯粹的儒教徒。他一生风流文雅，名士派十足。诗文写得极漂亮，情感也很锐敏。在这些地方，同李后主的气质是有几分相像的。他又比秦始皇、汉武帝聪明，知道神仙长生都是骗人的鬼话，一点也不可信。在《典论·论方术》的文章里，表示了反对方士的意见。皇帝的宝位虽是坐上了，人生的幻灭感仍是免不了的。才质愈是聪明、情感愈是锐敏的人，这种幻灭感愈是深切。神仙长生之道，既是不可靠，因此他想把他有限的生

命，寄托到文学里去。《典论·论文》、《与王朗书》、《与吴质书》，都时时流露出来这种意见。在他的左右，环绕着浓厚的文学空气。父亲、兄弟以及他的友朋臣僚，建立了一个代表建安文学的中心集团。他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起他自己在帝王史上的地位要高得多。

爱好文学的人，大都是爱慕自由放达，不喜拘束，曹丕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做了皇帝，很羡慕汉文帝时代的道家政治，对于他父亲那种严刑重法的政策，很不满意。接连地下着《息兵诏》、《轻刑诏》、《禁复仇诏》、《薄税诏》等等重要的命令，无非是采取道家的无为思想，想少用刑罚，与民休息。他当时和大臣们讨论政治，时常赞慕汉文帝宽仁玄默，有贤圣之风。我们知道汉文帝是一个有名的黄老思想者。当时他的大臣们，大半是受了他父亲法术思想的影响的旧人，所以都不赞成他那种意见，只好转弯抹角地说：“文帝虽贤，其于聪明通达国体，不如贾谊。”他听了很不以为然，于是作《太宗论》论文帝说：

昔有苗不宾，重华舞以干戚；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乃弘三章之教，恺悌之化。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若贾谊之才，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资，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

他这种意见，同他父亲的正是相反。他父亲崇奉的法家人物如管仲、贾谊之流，他看不起。他所赞赏的却是文帝那种轻法息兵的道家精神。因此孙权三年不服，他把《太宗论》颁布各地，表示决不用兵的意思，并且把他著的《典论》和诗赋抄写两份，一寄孙权，一寄张昭，大概是想用艺术的情绪去感化他们罢。他这种作法，就是现在看来，也是觉得非常浪漫的。再看他在《轻刑诏》内说：“今事多而民

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无所措其手足。昔太山之哭者，以为苛政甚于猛虎。吾备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岂可以目玩其辞，行违其诫者哉？广议轻刑，以惠百姓。”（《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魏文帝集》）到这时候，他父亲刚建立起来的法治政策，全被他推翻了。他虽自命备儒者之风，实际已接受道家的无为政治思想了。这样看来，荀粲、夏侯玄、何晏、王弼他们的崇尚老学，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一个爱好文学尊奉黄老精神的皇帝，给予当代士大夫的影响，自然会产生那种玄学和旷达的风气。灵王爱细腰，群臣以一饭为节；勾践奖勇猛，人民皆赴汤蹈火。上者倡之，下者和之，古今都是如此。傅玄在《举清远疏》中说得好：“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外矣。”（《晋书》本传）他这种意见是相当正确的。病根他算是看到了，不过当时的政治全无办法，不仅不能消灭那种风气，反而助长那种风气的发展。

曹植我们都知道他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他在《与杨德祖书》里虽是说了“辞赋小道，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话，要“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他却是一个道地的诗人。看他这种口气，好像是一个儒家，其实他的道家思想，比他老兄还浓厚得多。在他的作品里，充满了超现实的色彩。两晋盛行的游仙文学，在曹植的作品里，已经有不少了。看看《洛神赋》、《升天行》、《仙人篇》、《游仙》、《远游篇》诸作，就会明白的。在《七启》那篇文章里，将作者对于入世、出世这两个问题的怀疑与苦闷，表现得非常深刻。再如《玄畅赋》、《释愁文》、《髑髅说》诸篇，完全是老庄的思想。《释愁文》中说：“吾将赠子以无为之药，给子以澹薄之汤。刺子以玄虚之针，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乔与子遨游而逝，黄公与子咏歌而行。庄子与子具养神之饌，老聃与子致爱性之方。”他在这里所讲的，无一不是同现实的儒家观念，取着反对的地位，而完全投入道家的怀抱里去了。再在《髑髅